

雪乃纱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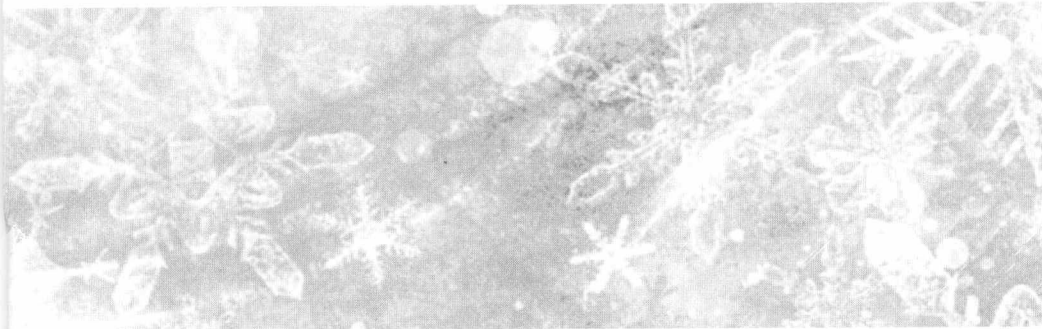
彩云国物语

紫殿花开·茶都遥想



南海出版公司

〔日〕雪乃纱衣◎著 吕相儒◎译



彩云国物语

紫殿花开·茶都遥想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云国物语·紫殿花开·茶都遥想 / [日] 雪乃纱衣著; 吕相儒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5442-3958-5

I. 彩… II. ①雪…②吕…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16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7-080

SAIUNKOKUMONOGATARI HANA WA SHIKU NI SAKU by SAI YUKINO

© Sai YUKINO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AIUNKOKUMONOGATARI OMOI WA HARUKANARU SATO HE by SAI YUKINO

© Sai YUKINO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CAIYUNGUO WUYU ZIDIANHUA KAI · CHADUYAOXIANG

彩云国物语：紫殿花开·茶都遥想

作 者	[日] 雪乃纱衣	插图作者	[日] 由罗绘里
译 者	吕相儒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崔振江		
内文制作	郭 璐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 张	10.5	字 数	160 千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数	1—25000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958-5	定 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紫殿花开

序 章 2

1. 手心的事物 9
2. 首 日 28
3. 春季新生训练 39
4. 放松的一天 65
5. 精彩结束的序曲 95
6. 那名男子出现 118
7. 新人事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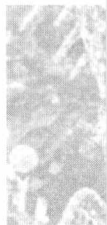
终 章 166

茶都遥想

序 章 185

1. 州境城市 191
2. 行要好伴住要好邻 214
3. 茶州的天空下 259
4. 商业都市金华 287

终 章 319



草 子

人欲色具并全
 晴道走麝。料武人出粉余寒烈出风韵御奔，声似返对丝与幸才朝明
 。霎白世一星息片韵出押，朝太宋韵国开
 登平韵断风出团对全娘，朝太宋韵星升一韵土隆靠首固全改管管曾
 帆，首兰言百为文彭障留岛代册。皓羞尹障，帝余代群，臂膊为双群来入
 面，蛋困建前自越，意调带不味衣袖半露其从，一之破三韵王国干六又息
 。点一出出昏非不
 “。单一丁拉丝与期辨，司生洞自，对真群板于日”
 官册其内佩感舜时。图对塞一星衣前，去脱期辨，退脚不朝朝太宋
 赋，夫景因引睡玉立白籍籍，萧尹息群全非不非碧显图对塞友，台对跟
 水，具变及忽忽思存那博一星雅。想美韵舞且即韵心脑至黏黏同味善香
 。新籍韵返蜀参古韵出蒸蒸韵
 个慧雅韵聚善谷一番立身丝曹，藏面图对韵余沃夏一光风丁舞林韵
 个玄善豪思博博心内，少高韵返画韵新籍武目韵干畏香友。干畏韵家固
 。来未韵男固己家固
 斗太干悲思舞星玉友，避寒个两盖玉韵出要天一青息，舞土韵要舞”

序 章

今夜月色怡人。

即使冬季已经接近尾声，夜晚的风仍然寒冷得让人发抖。漫步在御花园的宋太傅，呼出的气息也是一片白雾。

曾被誉为全国首席剑士的一代猛将宋太傅，现今依旧比周遭的年轻人来得威武剽悍、精力充沛、朝气蓬勃。他乃位居朝廷文武百官之首、地位仅次于国王的三师之一，从其夜半时分却不带随扈，独自信步闲逛，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日子过得真快，自你走后，转眼已经过了一年。”

宋太傅停下脚步，抬眼望去，前方是一座楼阁。相较于城内其他宫殿楼台，这座楼阁显得并不那么辉煌气派，静静伫立在御花园尽头，却有着如同荡漾在湖心的明月般的美感。那是一种唯有历经悠久岁月，才能洗练出的古老深远的静谧。

能将城下风光一览无余的楼阁顶端，曾经伫立着一名喜爱俯瞰整个国家的男子。这名男子的目光凝注在遥远的高处，内心时时思索着这个国家与国民的未来。

“我要往上爬，总有一天要超越红蓝两个家族，这正是我尽忠于太子

的目的。”

男子绝口不提自己是为了国家，一再强调这么做全是为了让自己出人头地。话虽如此，他却从来不曾使用过卑劣的手段。他出身仅次于王族的名门望族，却绝不借重茶家的势力，而是凭借实力，努力不懈地一步一步往上走。他眼中真诚的目光指向何方，宋太傅再清楚不过。

“或许连你自己也没有察觉吧。”

但至少先王、宋太傅自身以及霄明白，这名男子追逐的事物的确是地位、权力与名声，然而他将这些全部运用在国家与百姓之上，几乎不曾把那种汲汲以求的目光投注于自身。时常伫立于这座高楼、环视国家的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

“嘴上的说辞，并不能代表你真正的想法。”

茶鸳洵已经不在人世，一年前他策动叛变，不久暴毙身亡。

究竟是谁以那种手法杀了他，一时之间毫无头绪。宋太傅身为曾经面临无数生死关头、身经百战的将军，完全无法置信他背上的伤口是致命伤。当时，望见平时表情少有波动的同侪铁青着脸，步履蹒跚地走进自己所在的厢房，宋太傅随即了然于心，马上明白这是鸳洵的希望，也明白了他的心思，以及采取那种做法的动机。

“嘴上的说辞，并不能代表你真正的想法……”

宋太傅再一次低喃，凝望故友昔日伫立的位置，眼神转为锐利——这群只认识老鸳洵的年轻小伙子，大概无从了解他真正的目的吧，能明白的恐怕只有自己与霄太师，甚至连邵可也不明白。

“事情发生已有一年，国家机关已经开始逐步运作了，或许跟你当初预想的有些出入，但话又说回来……就算如此，你总不能到现在仍然心有挂碍，在阳世流连不去吧。”

“那个人”是个会把该做的工作全部完成的人，严以律己到严苛的地步。从不吝惜于付出努力的他，向来与“后悔”或“留恋”这类字眼搭

不上关系。

“打从听闻这座楼阁出现男子的鬼魂，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宋太傅抬头望去，楼阁的最高层，伫立着一名全身沐浴在月光之下的男子，看来年约二十五岁，从那略显神经质的五官上，完全想象不到他年老之际那副慈祥老者的容貌。然而，这名面色焦虑、眉心纠结、薄唇抿紧，似在睨视远方、俯瞰城下的男子，确实是宋太傅熟悉之人。

“鸳洵……”宋太傅有些惊愕地低喃着这个名字；“居然……变得那么年轻！”

宋太傅的语气也不自觉回复到年轻时代。立在楼阁顶端、宛若一层薄霭的年轻男子并未发觉他的视线。顷刻之后，男子似要变换姿势，转瞬间消失无踪。

宋太傅抓搔着头发。

“偏偏明天是新科进士就任典礼……这下根本睡不着了！”

“您是否已准备就绪？”

蓝楸瑛一进房门，只见一名身着紫色礼服的青年正从窗口俯瞰。由名门之首蓝家、红家的颜色调和而成的紫色，是这个国家地位最为崇高的色彩，唯有王族才可以使用。

“大家都到齐了吧？”

“嗯，大概吧！”

“似乎有人尚未到齐。”

“呃，是的，请不要向微臣询问理由，因为微臣也不清楚。”

刘辉轻笑起来，再度望向窗外——蔚蓝的苍穹，万里无云的朗朗晴日。

“天气真好。”

他轻声低喃，随即转过身，缓缓步向大殿。

“啊啊，今天天气真好啊，绛攸。”

吏部尚书红黎深在长廊停下脚步，啪的一声挥开折扇，望向晴朗的蔚蓝天空。

“这天空的颜色，与你高中状元，众位达官显宦在酒宴上拼命追得你满场跑，坚持‘一定要成为我家女婿’那天一模一样。”

“……”

被迫忆起根本不愿回想的噩梦，随侍在黎深身后的李绛攸拳头紧握，不停打战——倘若随口顶撞回去，势必遭受三倍的嘲讽。

他瞥见黎深的侧脸，一股怒气不由得抛诸脑后。黎深在折扇下的脸庞浮现出难得一见——真是十分难得一见的微笑，那是一种既欣喜又骄傲、自然流露而出的笑容。

绛攸心底明白红黎深是为谁露出这样的笑容。

我状元及第之际，他是否也流露出这样的表情呢？些许落寞悄悄涌上心头，但绛攸仍然面露微笑，他也抱着相同的心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吏部尚书——红黎深大人！吏部侍郎——李绛攸大人！请入殿！”

六部之中地位最为崇高的吏部长官与副官的莅临，让负责宣告入殿的小吏略微拉紧了紧张的嗓门。

两人身着极为隆重的礼服，踏入奉天殿。

奉天殿乃是全王宫最为宽广的大殿，正式活动均在此举行。今天全王城的高官显宦全部聚集在这座大殿之上。

“比李侍郎状元及第那时更嘈杂。”

戴着面具的户部尚书厌烦地咕哝。黄奇人在这个日子里仍然是一贯

的打扮。唯独他可以不用梳发髻也不露出真面目，泰然自若地出席重大典礼，也不会受人责难。

站在后面的户部侍郎景柚梨，敏锐地听见了长官从面具下传来的声音。

“那是当然啦，因为一甲前三名……是那个样子。”

景侍郎自己也是惊魂未定的语气，他望向奉天殿的庭院前。并排垂头坐在那里的，正是今年甫及第的新科进士们，前排的三席是按照成绩安排座位顺序。

众议纷纷的高官显宦，视线与话题全部集中在最前排。

向来温文尔雅的景侍郎，在得知唯一的女性考生的真正身份之后，狠狠地向顶头上司发了一顿牢骚。然而比起今天毫无意义的怨言，他更担忧另外一件事。再次望向第三名的座位，他温和的脸庞笼上愁云。

“接下来，会很辛苦的。”

“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可是，现实比想象更为严苛，您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景侍郎怨怼地盯着顶头上司，只是黄尚书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同情的色彩。

“那又怎样？关我什么事？不管是男是女，会跌倒的就是会跌倒，会摔落的就是会摔落……能留下的就是能留下。”

真没人性——景侍郎本想说出口，但随即打住，他发现后方刚刚抵达的两人，于是让出空位。

“我们只需等待，等着那个女娃儿爬到‘这里’的那一天，你说对吧，黎深？”

“是啊，说得一点都不错。”

现在，只需等待她从那遥远的殿前，逐步攀升到王座一旁的那一天，应该不至于等太久。

“没想到有人能打破绛攸大人身为最年轻状元的纪录。”

伫立在空无一人的王座左侧，霄太师钦佩万分地瞅着一甲进士前三名的座位。最前排三个座位里，正中间的那个位子显然是空的，那是第二名考生的座位。

“而且没想到，居然有女人坐进最前排的位子，还有对进士就任典礼不屑一顾的强者。”

“那个不屑一顾的是蓝楸瑛的弟弟吗？”

同样坐在王座右侧的宋太傅，不知为何挂了黑眼圈。

“终于开始运作了。”

宋太傅的嘟囔令霄太师眯起双眸，望向空荡荡的王座。去年以“先王驾崩，举国服丧”之由停止举办国试，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新王整日躲在后宫，根本不理国事，不得不宣布中止。然而今年……

“是啊！终于开始运作了。”

年轻国王亲自钦点第一批进士——没错，从现在起，才是真正的开始。

“让咱们睁大眼睛，瞧瞧这群年轻人创造的新时代吧。”

此时钟声敲响，洪亮地宣布了最后一位入殿之人的到来。

霄太师与宋太傅同时下跪，迎接至高无上的天之骄子。

“本年度国试，状元，杜影月。”

掌理国试的礼部官，高声宣布今年国试及第考生的名字。

“在！”

听来稚嫩的声音略显紧张，由礼部官带领到座位最前方的，是一名年纪与声音相符的少年。

“榜眼，蓝……龙莲。”

微微的停顿，是因为得不到任何响应。礼部完全没有预料到居然有人在进士就任典礼上缺席，被这个不见踪影的“榜眼”弄得阵脚大乱，一时之间思索不出对策。询问国王之后，国王表示按照往年的惯例即可，于是众人便按照旨意行事……但这段时间却陷入相当尴尬的沉默。担任司仪的礼部官员轻咳一声，企图掩饰这个空白，快速报出下一位及第考生。

“探花，红秀丽。”

空气似乎倏地凝结，所有人一同将目光投注在被点名的进士身上。

“在！”

英气凛然的声音来自一名少女。她往前踏出步履，抬头挺胸，直视前方，以对抗戳刺在身上的数百道视线。

如同一朵野花一般——思及此，坐于王座上之人蓦地逸出笑意。

“以上，一甲前三名，唱名完毕。”

上治二年 国试进士及第 一甲三名

状元——杜影月 十三岁 男

榜眼——蓝龙莲 十八岁 男

探花——红秀丽 十七岁 女

除却李绛攸及第那一年，年轻得让人瞠目结舌的第一甲三名进士，从此诞生。

1. 手心的事物

深夜时分，王都，贵阳的一隅，一名年仅十多岁的少年被几个流氓团团围住。少年与众流氓体格的差距，犹如小孩与大人相比一般。

即将遭到众人围殴，少年看来势单力薄，却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不仅如此，还一脸不耐烦地拨开遮住额头的略长的刘海。

“烦死了！你们不要再纠缠不休了行不行！害得我四处找不到客栈歇脚！”

少年的一番话让流氓们堆起粗俗的笑。

“哼！臭小鬼！你好大的口气！”

“咱们兄弟是不晓得你干了什么好事，不过听说你害咱们主子出丑，主子可是非常生气。哼！根本不会有客栈敢收留你，因为主子早就暗中吩咐过啦！”

少年叹了一口气。

“在酒宴上当着众人推掉敬酒，二话不说拒绝提亲的又不是我……为了这点小事就纠缠不休、死缠烂打，真是耍阴险手段的卑鄙小人。姑且不提敬酒之事，说起那桩婚事，我都嗤之以鼻！”

“谁叫你嘴贱乱讲话，主子因此才派咱们来，让你吃点苦头。”

一群流氓指关节咔咔作响，逐步逼近。但一瞬间，少年竟不见踪影。接着，其中一人往后飞出。只听见骨折的钝响，那人已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发、发生什么事了？”

众人不明就里地左顾右盼，其中一人的后脑勺又遭用力一踢。其踢未尽，另一个流氓又被猛烈的一拳击中心窝，他顿时双膝瘫软，昏厥过去。最后一人还来不及明白整个状况，就吃了一记扫堂腿跌倒，腹部随即又吃了一记，痛得昏死过去。

让所有流氓在转眼间全部躺平，少年气息却是丝毫不乱。

“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好了，去买酒吧！影月这个笨蛋，居然把钱全部寄回去了。”

在一群倒地不起的流氓衣内仔细搜索，少年从其中一人的怀中发现了钱包和一个白色小盒，觑了盒内一眼，他脸上绽出笑来。“可以拿来垫垫酒钱。”

把玩着装有零钱的囊袋，少年飘然消失于黑夜之中。

秀丽远远地瞧见了熟悉的街坊邻人。

平时，他们一向主动开口嘘寒问暖，现在却不约而同地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四目相交，他们便立刻撇开视线，慌慌张张像逃跑般转身离去。即使有事，也是语气僵硬地把重点简单说完，随即别过脸去，仿佛连看都不想看秀丽，只想赶快消失。这种状况并非以“冷淡”一词就可形容。国试及第之后，秀丽不仅看不到众人的笑容，甚至连和他们面对面的机会也没有，私塾的孩子们也全部缺席。

“真对不住，秀丽，可否请你暂时不要来这里了？”

甚至有位女子直截了当这样说。对方曾对秀丽百般照顾，在为人处

事与生活态度上，均令秀丽十分尊敬。她非常疼爱秀丽，在得知秀丽及第之际，也曾表示祝福。秀丽以为她真心对自己好，也以为只有她不会改变，因此这番话是个不小的打击。

秀丽叹了一口气。这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然而，有半颗心却感到凄凉悲伤。老实说，她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不，或许是她不愿这么认为——达成目标之际，相对的，总会失去另一些事物。

秀丽抬起差点垂下的小脸——这是自己的愿望、自己的选择，所以决不会后悔，因此她遇到每一个街坊，总是一如往常，微笑以对，即使对方别过脸去、落荒而逃也无所谓。这是目前她唯一能做到的事。

蓦地，秀丽看见前方迎面而来的矮小身影，那人步履蹒跚，全身脏兮兮的，乍见就像个流浪汉。一看到对方的脸，她低沉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少年面对路旁的杂草席地而坐，似乎正在思索着“是不是可以吃”，秀丽快速冲到少年身边，紧揪住他的后衣领。“你给我等一下！”

“哇啊？”十多岁的少年双脚离地，转过头来。这张既乖巧又有些迷糊的脸庞，秀丽似曾相识。

“啊，哎呀……你是……”

“哎呀什么！肚子饿就到我家来，走吧！”

“唔哇哇……可是秀丽姐，这样太麻烦你了……”

“什么麻不麻烦的！你这个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怎么会坐在这里准备拔路边的野草吃？”

“哇，你好厉害！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快、跟、我、走！”

望着秀丽的眼神，少年——杜影月颌首说了声“是”。

少女拖着少年往自家方向走去，远处有名男子正注视着他们。这名

男子坐在一辆刻意低调的马车里，从头到尾观察着一切。一眼便可看出此人年约三十岁，出身名门贵族。

“她，就是红秀丽。”

冷漠的语气不带一丝情感，他以同样冷漠的视线扫视着街道四周，发现一群长相凶恶的男子忽地迈出步履，紧追秀丽而去，于是发出一声可以窥见些许焦急的叹息。

此时，马车似乎领会了主人的心意，开始往前行驶。

坐在朝着相反方向行驶的马车当中，他向少女的背影投去一瞥，表情仍然毫无变化。

迫于秀丽的淫威而来到邵可府邸的杜影月，又被逼到不得不供出自己无处可去的实情，结果在邵可与秀丽几近威胁的劝说之下，只得暂时寄宿在这里。

“你也真是的，没地方可去，怎么不立刻来我家？”秀丽一边准备晚膳一边叹气。一旁负责帮忙的影月抓挠着头说：“身无分文是我自作自受，不能随便依赖别人。”

“状元不是可以领到八十两银子的俸禄吗？”在一旁帮忙的家仆静兰斜着头问。影月则面红耳赤道：“因为我当天就全部寄回老家了。”

“全部？”

“是的。”

该说他大方呢，还是莽撞呢……还是做事完全不经大脑？

“等一下，影月小弟，你已经捎信通知家人你国试及第的消息了？”

“还没，礼部表示会派快马通报，所以我就把俸禄委托快马转交，不过当时没想到要写信，剩下来的钱连买张信纸都不够。”

秀丽与静兰诧异到说不出话来——今年国试，与秀丽同样令众人议论纷纷的少年状元杜影月，实在是迷糊得很夸张，这或许是他出身于黑

州乡下、不习惯都市生活的缘故。不过看他这种少根筋的模样，也可能是天性使然吧。

秀丽和影月基于因缘际会，在会考之前结识，当时影月身上的旅费被一群流氓劫掠一光，该说他稳重大方，还是太过悠然自得？这个少年就像邵可的缩小版一样，秀丽无法坐视不管，忍不住伸出援手。

影月在连全国知名才子也不幸名落孙山的国试当中，以十三岁的年纪高中榜首，理应是个凌驾于十六岁状元李绛攸之上的鬼才，不过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出一点端倪。他眼角微微下垂，给人一种温和老实、又有些心不在焉的印象，看起来很容易上当受骗，个性也与外表相符。

与邵可不同的地方在于，影月虽然看起来反应迟钝，其实生活技能很强。例如今天帮忙准备晚膳，即便他动作慢慢吞吞，却能做出让人“有办法下咽”的菜肴。

秀丽万万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会试考生，在得知他的身份之际，着实大吃一惊。两人到了考生宿舍，又再度碰面。影月因为年龄、秀丽因为性别的关系，一同沐浴在周遭异样的目光中，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彼此的寝室又只有一墙之隔，一连串奇妙的机缘让两人开始一起行动。无论如何，在考试期间，他的存在对秀丽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心灵支柱。

“影月，幸好是你考上状元。”

“呃？”

“在进士就任典礼缺席的那个家伙……”秀丽以擀面棍敲打揉搓好的面团，漾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老实说，假如那家伙考上第一名，我会对老天爷的不公平非常失望。话又说回来，为什么那家伙会是榜眼？为什么啊？在看榜的时候看到那家伙排在第二名，我完全呆掉了！他成天在临时宿舍呼呼大睡，只有在用膳时才舒舒服服醒来，把别人做好的饭菜吃得精光，然后倒头又睡。偶尔见他醒着，竟然在吹笛！那时所有人都坐在桌前埋首苦读！有人破口大骂他有毛病，他居然扯了一堆‘让下等